

香港舊城區

沒有記憶的城市

一個沒有記憶的城市，就像一個沒有記憶的人一樣，只有軀殼，沒有靈魂。記憶是怎樣保留下來的呢？我們總有很多很多方法：拍照、寫日記、寫信；保留有特殊意義的實物。記憶有個特點，就是與愈多人分享就會變得愈豐富。一個人的記憶會有缺漏模糊之處，但一家人的記憶集合起來，缺漏之處就補充了，模糊之處就變清晰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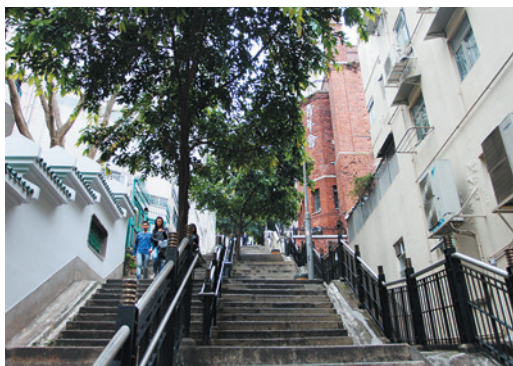
記憶，是一個人的身份來歷的核心。同樣，記憶是一個城市的身份，沒有記憶來歷的城市，多麼熱鬧、便利，都沒有味道，沒有地位。所有偉大的城市，都必須有過去和未來。將來，是可以憑努力打造；過去，沒有就是沒有，而失去，就會永遠失去。

像人，城市的記憶，除了保存在活人的記憶裏之外，就要保存在她的文獻、實物之中。我們講保育，是要留住富有歷史意義的建築實物，像樓宇、牆、階、樹木；這些實物，不是憑文字記載所能保存的記憶，因為不同年代，實物會告訴我們故事不同的一面。沒有保存古迹的法例，對歷史重要的實物無法保留下來，沒有保存和保管檔案的法例，

有歷史意義的文獻也不會得到完整地保留下來。香港的古迹法軟弱無力，而檔案法至今仍然沒有。沒有太大的壓力，政府不重視，也可能政府認為，最好就是抹掉記憶，記憶太過政治不正確。

我們到世界各大城市遊歷，第一就是要參觀人家的舊城區，因為那是這個城市獨有的，也是最有味道的一部分。其實，香港港也有自己的舊城區，佈局完整，一磚一石，樹木泥土，甚至空蕩的空間，各有自己的故事，共同收藏着這個城市的記憶，等待我們去觀摩細聽。

舊城區就離中環商業區不遠，只十來分鐘的腳程，順着荷李活道旁城皇街石級走上去，就是必利者士街，短短窄窄的永利街在石級的右旁。再過一點是樓梯街；樓梯街西邊一帶，就是我們歷史價值最豐富的舊城區了。在中環工作的人們，若能犧牲一個午餐的時間，攜一瓶水一份三文治，就可以來此一遊，挑個安靜的角落坐下來靜心欣賞。



舊城區的棋盤

要明白舊城區，首先要轉移視線，平日習慣了集中在支配着現代都市生活的，沿着海港由東至西的幾條公路，尋找舊城區，目光就要往山坡上移，移到荷李活道——這是港島第一條街道，由東至西；移到大致與它平衡的堅道、般含道，然後看連貫着這兩條橫向街道，依山建成的一條條直街。沿着這些直街往上走，瀏覽兩旁伸展的平台建築，住宅人家，就會看到一層層不同的歷史風貌。

首先是鴨巴甸街。十九世紀，開埠之初，這是一條分界，鴨巴甸街以東是英式建築及西人社會的生活方式，以西，則是華人社會樓房與傳統生活方式。鴨巴甸街與荷李活道交界，曾經是孫中山讀醫的西醫學院所在。

西向下一條直街是城皇街；再下一條是文武廟旁的樓梯街。正如荷李活道另一頭的裁判署、中央警署及監獄，是英國制度之下維持法紀的核心，文武廟就是華人社會傳統排難解紛之地，一首一尾，互相呼應，分庭抗禮。

試在地圖上劃出這個框框：從樓梯街直上堅道，沿醫院道西行至磅巷，再從磅巷下

來，直至荷李活道，然後東行回到樓梯街起點。這個框框，緩步不足一小時已可走一圈。擴大大一點，沿着與磅巷交界的普慶坊往西行，見東華醫院所在的普仁街，轉入普仁街直落，又回到荷李活道。這個擴大的框框，就是我們觀之不足的舊城區，而最中央的心臟是太平山區。

籠罩着太平山區深沉的歷史陰影，是自一八九四年肆虐三十幾年，造成死亡無數的鼠疫。這場大災難，可以追溯到香港一八四一年開埠之後，在英治之下華人來香港謀生聚居的情況，而對付鼠疫，又開啟了連串改革，包括一九零三年清拆太平山街密集華人住宅，變為命名為卜公花園這片空地；一九零五年，在連接堅巷的空地建築大樓成立細菌學檢驗所、通過香港歷史上第一條規管建築物的法例，而西醫藥及醫療服務爭取本地華人接受，對東華醫院的角色發展有重大影響。

鼠疫改變了早期的香港，但在漫長鼠疫中死亡的無主孤魂，則在太平山街幽深的廣福義祠（今稱百姓祠）靈位永遠得到棲身所。時至今日，處身於義祠狹小幽暗的天井間，仍可感到撲面而來的互古哀慟悲憐。

二零一六年一月十三日